



防 奸 反 特 小 說

化学作业本的秘密

高 樹 文 著

遼寧人民出版社

防奸反特小說

化学作業本的秘密

高 樹 文 著

遼寧人民出版社

1956年 沈陽

內 容 提 要

這是一本驚險小說，寫的是偵察人員同美蔣特務作鬥爭的故事。狡猾的敵人利用一個學生的化學作業本秘密通訊，陰謀炸毀拖拉機修配廠……但他們的秘密通訊早被偵察人員探知，在他們進行破壞的當晚，這批特務就先後落網了。

化學作業本的秘密

高 樹 文 著

曲 羊 畫

☆

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沈陽市軍署街23號）

沈陽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文出字第1號

沈陽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沈陽發行所發行

787×1092毫米·16開本·28,000字 印數：1—50,075

1956年7月第1版 1956年7月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10090·64

定價（5）0.13元

地 下 道

“不要动！举起手来！”張科長用駁殼槍對准正坐在燈下精神貫注地讀報的那個人的後腰，厲聲喝道。

接着科長助手吳志人、偵察員小黃和幾個公安戰士也都端着槍跑進來，小黃搶前一步，對被捕者取出了逮捕証：

“‘三號’——曲橫飛先生，你被逮捕了！”

當他看到被捕者那副蒼白的、充滿疑慮的臉色的時候不禁“啊！”了一聲，驚异地說：

“張科長，這不是‘三號’，糟了！”

“什……麼……‘三號’？這是怎麼回事？我真不明白，你們這是想做什麼？我不是曲橫飛，我是市立第三中學事務處的會計，我叫張力強。我們學校的高三化學教員、本屋的主人才正是曲橫飛。他……”他放低了聲音繼續說：“他在里屋浴室里洗澡呢。”他說完把頭轉向里屋房門。里屋門緊緊地關着，一個公安戰士持槍站在門邊，室內靜悄悄的，沒有一點聲息。

張科長從上衣口袋內取出一張二寸半身免冠像片看了看，又看了看張力強便命令道：

“封鎖浴室！”

於是吳志人向屋外十幾個公安戰士發出了口令，立刻，浴室的所有出口都被包圍了。

張科長敏捷地走向站在浴室門口的公安戰士，向他示意，公

安兵用力地踢了一下門，沒踢開，又用力踢了一下，門被踢開了，門勾掉了下來，白色的單人浴池出現在張科長的面前。但是，浴池里並沒有曲橫飛，那位情緒激昂的公安戰士擎着自動步槍，一只腳已經邁進了門坎，張科長一把拉住了他，順手取下了自己头上的帽子放在了公安兵的槍尖上；公安兵小心地輕輕地把槍舉進了屋里，出乎意料，這並沒有引起什麼反應。浴室里寂然無聲。大家一聲不響的等待着科長的決定，然而，屋內一時靜得幾乎可以聽到每個人急促的心臟跳動。

忽然，張科長猛地沖進了浴室，后面的公安兵，吳志人也跟了進來。非常奇怪，室內空無一人，連曲橫飛的影子也沒有啊！張科長轉身向外屋的第三中學會計張力強大聲問：

“說實話，是你親眼看到曲橫飛走進浴室嗎？公民，你要以你的生命担保！”

“是……是的，我親眼看見他走進浴室的，一點也沒錯。”

“距離現在多少時間？說得準確些！”

張力強顫抖地看了看手表，思索了一會說：

“六點鐘我吃完晚飯應約來到了曲老師家里，六點二十分我洗的澡，今天我要去會一位女朋友……”他看了一下自己身上穿的銀灰色呢料制服繼續說：“曲老師說我的衣服不像樣，他脫下自己衣服借給我……時間，大約是七點剛過，現在七點五十三分，差不多一個鐘頭了。”

張科長猶豫了一會，開始檢查浴室，室內陳設很簡單：一個單人浴池對着門橫放着，東西兩扇窗戶都關着，從里面上了掛鉤，洗澡人是不能從門或窗戶逃走的。在靠門的東面放有一個小梳妝台，它是固定在一個衣櫥上面的。張科長順手打開了衣

櫥，衣櫥內空空的除了一雙木底拖鞋之外什麼也沒有。科長把拖鞋拿起來詳細地看了看，發現在左腳木底上踩成的腳趾印中少了一個大拇趾，只有四個腳趾印清清楚楚地印在左腳木底上，很明顯這是一個左腳沒有大拇趾的逃犯。科長把鞋交給了吳志人，說：

“老吳，把它帶回去，也許會有用的。”

“張科長，難道這個三號是從地底下跑了。”吳志人納悶地說。

“說得對，老吳。問題很明顯，三個出口都沒有可以逃出去的地方，而且我們在六點十五分就包圍了這個房子，如果張力強沒有欺騙我們的話，三號是七點鐘進來的，所以我們肯定他一定是從別的什麼地方跑的。”

“科長同志，你看！”吳志人仔細地觀察了衣櫥的底子以後，用腳踢了几下衣櫥底子，忽然衣櫥底從中間裂開了，底下黑洞洞的，正是個地窖。原來衣櫥的四框是固定在地板上的，這個衣櫥的底恰是地板的一部分。吳志人打開了手電筒向下照了照，洞很淺，但卻不是個死洞，有個拐弯處，他握緊了手裡的駁殼槍彎腰想要下去，張科長把他拉住道：

“老吳，這可干不得，小心別叫敵人把你暗算了。”

接着，張科長發出了命令：

“馬上到附近地區搜尋洞的出口！”

張科長拿出了記事簿，把室內的設備繪了個簡圖，標明了方向位置，然後出了浴室。科長搜查了這所房子的所有用具，並沒有發現什麼值得注意的地方與重要的有價值材料。只是在床下的一個小皮箱里發現有半瓶帶有第三中學實驗室標籤的酚酞酒

精溶液和半瓶特制的苛性鈉水溶液；在桌子上放有七个学生的化学作業本。在書架上擺着几本精裝的化学参考書和一本“苏联共产党(布)歷史簡明教程”。

“張科長，痰盂里有新燒的紙灰。”

張科長用細棍翻弄着紙灰，把一塊沒燒尽的小紙片拿出來，出神地看着紙上紫紅色的“七号”兩個字。“号”字已經不完整了，不过还勉强能認出來。

“你看見曲橫飛燒什麼了嗎？”科長問張力强。

張力强思索了一会皺皺眉毛慢吞吞地說：

“看倒是看見了，不过他燒的什麼我沒看清。我來的時候剛進屋，就看見他匆忙地把還沒燒完的紙扔進了痰盂，并且沒等我開口，就慌慌張張地向我解釋：‘这个学生真糊塗，根本也不動腦筋，一道題也沒作对，連乙醇和甲醛的分子式都寫差了。老張，你是知道我的脾气的，最不喜欢这样的作業，一看見就頭痛，非燒掉不可，叫他重作。’可是這些問題我并沒問他啊！”張力强說着从作業本中找出了一個名叫刘家更的学生的厚厚的作業本遞給了科長，說：

“据曲老师說就是这个学生的。”

張科長翻开了本子，在最后一頁作業上寫着这样几句批語——作的細致、准确，再接再勵。底下寫着六月五日閱。

“这里面一定有問題，这明明是今天改的作業，為什麼說扯掉了呢？”科長心里疑惑着，拿起了那塊沒燒尽的紙片，正是和那个学生作業本一样的紅格紙，肯定是从这个本子上扯下來的。科長又檢查了其他六个化学作業本也都寫着六月五日閱，并且都不是这样的紅格紙。“七号”那兩個字的顏色也很特殊，不像



一般的紅鋼筆水的顏色，倒很像藥水的顏色。科長看了看床下的兩瓶藥品，又看了看這個紙片，心想：“問題一定在這裡。”

“老吳，你把這兩瓶藥品、紙片、作業本都帶上。”

“報告科長，在小河這岸發現了一具老漁民的尸首，死者身上被刺了兩刀，看情形被害不過一小時。並且在死者不遠的一個小廟底下發現有洞口，現在已經有人把守。”公安戰士報告的話音剛落，科長說：

“命令解除封鎖！敵人已經跑了。”科長又轉身向張力強平心靜氣地說：

“對不起，張力強同志，還得麻煩你一趟。”接着就叫小黃把他帶到局里去了。

夜，死一般的寂靜。除了小河的流水聲嘩嘩作響，再聽不到任何聲音。

張科長來到老漁夫被害的地方，詳細地觀察了現場，檢查了漁夫的住宅，然後把情況寫在了筆記本上：

房子在河的北岸，距河岸五十米左右，行凶地點離小廟——

洞的出口不到二十米。死者是姓魯的一个老漁民，共兩口人，兒子在鐵路机務段工作，晚上上夜校還沒回來。

房子的对面是一条橫貫市街的小河，河南岸多是工厂和大企業及政府机关所在地，河这岸是学校 and 市民的住宅区，車站就在离这不远的地方。

“报告科長，在河对岸發現魯家漁船一只。”

科長想了想說：

“馬上打电话詢問渡河汽艇最后一次是什麼时候开的？”

夜，还是那样靜靜的一声不响，偶而，从車站傳來了火車的汽笛声，但，很快又平靜下來。在这沒有月亮，只有星光閃爍的夏夜，天气也顯得十分森嚴。

張科長提着手槍，瞪着兩只閃閃發亮的眼睛走向河岸。他微昂着头，目不轉睛地凝視着对岸，似乎他已經看見了那只小船似的。……

吳志人跟張科長在一起工作已經快到五年了。他中学畢業后，分配到公安局工作，就常跟科長在一起，不断地耐心地向科長學習，后來在科長的帮助下作了科長助手。科長的一切他都很熟悉：科長出生在一个中農的家庭里，他是个独生子，父親終年在地里忙碌着，勉強的維持着一家半飽的生活。父親常对母親說：“不管怎麼的，也得讓孩子讀書，不能眼看着孩子再像咱們过这睜眼睛的日子了。”就这样，他在飢寒交迫的情况下讀了六年書。后來被父親送進城里一家鉄工厂学徒。抗日戰爭时期他参加了八路軍，被派到北平做地下工作，組織工人运动，他在北平四年，曾坐过数次監牢，但是，差不多每次都設法逃出了虎口。他，在那些永远不能忘記的年月里，整天整夜和敌人——日本鬼

子、國民黨，作着不屈不撓的鬥爭，用他的智慧和勇敢戰勝了十分狡詐的敵人。長期的地下工作者的生活把他鍛煉成為機智果敢的戰士了。他很健談，說起話來聲調特別明朗清晰，這和他這個年近四十的人是不大相稱的。然而，有時在緊急的關頭他却一聲不響，倒很像一個象棋家在思索下一步，乃至下兩步棋的走法。

“報告……據渡河汽艇站回答，七點三十六分，由河南岸開往北岸一只渡船，這是最後一次航行。”

張科長仔細地聽着公安戰士的報告，並反復地考慮着……他的眼睛在暗影中炯炯發光，他想着想着，慢慢的在他的頭腦里出現了“三號”逃跑的經過……被害的漁民的慘象始終在他的眼前，他感到非常難過和痛心。為什麼沒有把“三號”這個地下道弄清楚呢？由於自己工作的一點缺點，給人民帶來了這樣的損失，一位善良的老漁民毫無價值的死去了，而敵人僥倖地逃跑了！他覺得自己犯了不可饒恕的錯誤，自己責備着自己。但他沒有灰心，他知道無論敵人跑到天涯海角，也逃不出人民的巨掌，他心裡計劃着怎樣追捕這條毒蛇，來補償這個損失。

他沉默了一會對吳志人說：

“好一個狡猾的‘三號’！可是野獸再狡猾也逃不過獵槍！老吳，你馬上派人与車站聯繫。”科長看了看夜明表——八點四十一分。“給附近各車站打電話叫他們幫助搜查‘三號’，他的特征還記得吧？”

“記得。”

“不過他已經不是穿着銀灰色呢料制服的第三中學化學教員了，而是穿着青布干部服的第三中學事務處會計了。當然，左

眼角上的紅痣是不会掉的。”

“这我知道，科長同志。”

科長的判斷

当晚九点二十分鐘，張科長來在局長室。

聶局長是个个子高高的、稍胖的上了年紀的老干部。他十八歲那年死了唯一的親人——父親，便在上海开始了流浪的生活。他做过鞋匠，当过店員，在这时他参加了共產党，之后，來到了井崗山，曾参加过偉大的二万五千里長征，在抗日戰爭中曾三度負伤，左手殘廢了。

張科長就是局長最后一次負伤时在軍医院里和他相識的。張科長那时正在北平做地下工作，成天在虎穴里和老虎周旋。有一次在执行任务时右腿負了伤，被組織上送往解放区軍医院，他和聶局長当时的病房相对，他們时常在一起談心散步。东北解放后，这位轉战南北，人民的功臣——聶海同志就是这个城市的公安局長了。而張科長來到这里則是北平解放以后的事了。直到現在，局長那种銳敏的觀察力和果斷力以及判断事物的邏輯性还时时的鞭策着張科長，每当遇到什麼困难的时候，他总是來請教局長的，并且总是經啓示后有所收穫的。

局長正在若有所思地翻着一本雜誌。

“你好，局長同志。”

局長抬起了头，望着站在他面前的張科長，从科長那副嚴肅的、眉头緊鎖的臉上，他預感到不愉快的事情發生了。

“‘三号’案件出問題了嗎？”局長不放心地問。

27. 28. 31. 2p

“是的，局長同志，事情是这样的……”于是張科長便把所發生的一切，詳盡地向局長作了彙報。

局長听完后沉靜了一会，皺着眉头向張科長道：

“馬上打電話叫小黃把張力強帶來。”

“应当承認这次行动的失敗。”局長难过地說，“逮捕这个‘三号’还太早，虽然我們了解他的一些情况，可是不全，沒有弄清他周圍的情况，敌人是狡猾的，有准备的，对这一点虽然也引起过我們的重視，但还不够。”

局長、科長和偵察員們都看到了自己的缺点，他們确信这个錯誤是能够、而且一定要彌补上的，吸取每次失敗的教訓，一定会有更大的勝利。

五分鐘以后會計員張力強已經坐在了局長对面。

局長揮一揮手，吳志人迅速的作好了筆錄准备，張科長坐在局長身旁。

“請你把你和曲橫飛認識的經過講一講，簡單点。”

“我是去年秋季因为貪污被处分后，从長春銀行調到这个学校事务处的。到学校后，第一个和我最接近的，最体貼我的就是曲‘老师’——尽管他是化学教員，不是事务处的。記得有一次午間下班回去吃飯时，他对我很親热地說：‘張會計，不知怎麼的，咱倆一見就投情。’接着他又問起我的生活、健康、婚姻等問題。特別使我奇怪的是他早就知道我犯錯誤的事了，甚至連我的家庭、歷史他都知道些。他安慰我，劝我不要灰心，錯誤是誰都难免的，只要是小伙子有能力，机会有的是。后来他又給我找到了房子，就是現在住的長民街十九号，离他家很近。早晚上下

班我們常一起走。去年新年他还給我介紹了个对象，可是沒成；之后，又介紹了几个都沒成功。我很羡慕他的社会交际寬廣，昨天他又告訴我今晚上到和平电影院去，給我介紹对象，就这样我來到了他家，以后就像我向科長报告的那样了……”

“他沒有和你談过政治問題嗎？或者你認為不应当談的問題？”局長問。

“沒有，即或談也是絕少的几句，而且也不关緊要。”

“你常到曲橫飛家去嗎？”

“不常去，只是近些日子去得頻些，原因我剛才已經說過了。”

“你經常在他的浴室洗澡嗎？”

“不，算今天才兩次。”

“他的浴室內衣櫥里放着的拖鞋，你穿过嗎？”

“沒有，他那个衣櫥是經常鎖着的。”

局長用心地听着對方的回答，看着談話者的表情，接着問：

“張力強同志，你对这个曲先生的印象怎麼樣？”

“曲先生热情、健談、和藹，但不見得可親；对工作很負責，是我們学校模范教师，至于別的嗎，我就知道了。”

張科長看了看局長，局長点点头，張科長說：

“張力強同志，請你对今天的事情和我們的談話，要絕對保守秘密，否則你將負完全責任。”

“是，这个我明白。”

“还有，”張科長看了看張力強身上穿的半新的銀灰色呢料制服，然后說：

“請你明天早晨五點鐘以前把这身制服送到局里來。”

“是！”張力強站起身來走出去。

“聶局長，我看這個‘三號’絕不會逃到河南岸去的。”張力強走後吳志人向局長說。

“說得對，吳志人同志，可是為什麼呢？”

吳志人想了想回答：

“第一，河南岸的環境對‘三號’是不適合的，除了工廠就是政府機關，而且這些工廠、機關的保衛工作是相當嚴密的。難道狡猾的‘三號’需要這種環境嗎？他是不会这样愚蠢的。他所需要的正是河北岸的市民住宅區，那里對他說來是容易隱蔽的。第二，車站在河北岸，他很可能想乘火車逃跑。第三……”

張科長把話接過來說：

“第三是七點鐘‘三號’逃出浴室的，而汽艇結束最後一次航行是七點三十六分。”科長的話停頓了一下，接着說：“根據現在的情況可以假設事情是这样的：

六點，張力強來到曲橫飛住宅，他們可能正在談話，忽然發現窗外有手电，因為六點十五分我們包圍了那所房子，而且用手電作了信號，該犯發覺後借洗澡的機會換掉衣服，從地下道逃走了。在小廟的出口他碰見了魯家漁夫，為了防止‘後患’他行凶殺害了老漁夫，又為了使追蹤者產生錯覺，他划着小船過去，然後又乘那最後一次渡河汽艇再渡回河北岸，因為這中間的時間是足夠用的，最後他乘上了開往北京的直達快車。”

“這個假設是合理的。”局長順手拿起了列車時間表“並且可以斷定‘三號’逃犯決不會跑得很遠，可能要在下一個中間站下車，因為列車到下一個中間站的時間是八點五十一分。‘三號’認為我們決不會在這麼短的時間內發現地道的秘密，更不會給

各車站打電話了。而列車到達第二個中間站的時間是九點四十五分，這對敵人來說是危險的，‘三號’這滑頭，這一點知道得會很清楚，他不應該也不可能去冒險。所以敵人的去向只能是前者，而不是後者。所以我們應當馬上派人到第一中間站去偵察，並且注意不要打草驚蛇，如果發現‘三號’，暫時也不能逮捕，要吸取這個血的教訓。至於學校方面的事情，我會安排的。”

當張科長走出局長室時，心裡特別興奮，然而也很緊張，因為將面臨着一場艱巨的戰鬥。

新民飯店

直达快車的速度漸漸慢下來了，曲橫飛早已站在車門口了，他看看手表——八點五十一分。



車停了，他第一個下了車，把制帽往下拉了拉，心神不安地走向收票口，眼睛從拉得低低的帽遮下，不時地向四周斜視，他总觉得後面好像有“尾巴”。

他出了收票口便轉弯抹角、頭也不回地消失在漆黑的夜里了。

這裡是個燈火輝煌的夏夜，新民飯店的彩燈被風吹得來回晃盪，老遠便可以看見“新民飯店”四個大字。飯店內人很多，堂倌忙得滿頭大汗，他那喊得怪中听的腔調伴隨着炒菜的香氣，不斷地傳往街道，引誘着來往的行人，在這個僻靜的小巷里，這個飯店可算是唯一的繁華熱鬧的場所了。

曲橫飛在新民飯店門外站住了，慌張地環顧四周，心裡還怦怦跳个不停，他定了神，確信沒有“尾巴”後，便昂首走進了飯店。

座位幾乎都占滿了，他走到了最後一張桌子前，一聲不響地坐下來，伸手把牆上掛的橫笛摘下來放在桌角上，於是堂倌趕快跑過來了。

“來晚了先生，您想吃點什麼？”

“九個包子，一盤蔥包肉，多放蔥。”曲橫飛不在意地叨咕着。

堂倌很熟練地說：

“包子太慢，蔥不多，吃點水餃吧？”

“可以。”

堂倌看了看鄰桌，向曲橫飛瞥了一眼，壓低了嗓門說：

“幾號？”

“三號。”

堂倌裝作沒聽見的樣子大聲喊了起來：

“兩碗水餃……”

曲橫飛吃了十几个餃子，便付了錢，走出了飯店。剛走不遠，一個矮個胖子，商人打扮，從後面跑過來。這是新民飯店的經理。

“同志，你的鋼筆忘了拿了。”

於是兩個人便鬼鬼祟祟地鑽進了不遠的一個胡同。

“有什麼意外嗎？”胖子不安地問。

“沒有什麼，放心好了，我是順便到你們這檢查一下工作，我在學校請了病假。”曲橫飛故作鎮靜地說。

“趕快把‘五號’、‘六號’找來，我有事情。”曲橫飛帶着命令的口气說，顯然胖經理是他的下級。

“是！”

說完話，胖經理領着曲橫飛從胖子家的後門來到了一個小倉房，他很熟練地摸到了地窖門，把它打開，曲橫飛便鑽進地下室去了。

“快給我弄套衣服來，立刻把這套青衣服燒掉。”

胖子答應着，把上蓋關好，悄悄地走出了家門。

地下室里雖然很黑，但卻寬敞，隱約可見中間有一張小方桌。曲橫飛點着了一隻蠟燭放在桌上。桌上面放有一個暖水壺、一隻鋼筆和墨水瓶。可見這兒經常有人開會。

他躺在一張板床上自言自語地說：

“真僥倖！要是沒有事先準備好的地下道，現在說不定早在公安局的監獄里了。”

騙了公安人員，打死了漁夫，巧妙的渡河……一想到這些，他不僅失聲地笑了起來。